

Eric Williams

*The Wooden
Horse*



计马本新

〔英〕埃里克·威廉斯 著

杨荣 冯英译 朱炯强校

新 木 马 计

〔英〕埃里克·威廉斯著

杨 荣 冯 英译

朱炯强校

Anne Fru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Eric Williams

World War I's Most Daring Prison Camp Escape

THE WOODEN HORSE

根据William Collius, Sons & Co. Ltd. 1980年版本译出

新 木 马 计

〔英〕埃里克·威廉斯著

杨 荣 冯 英 译

朱 炯 强 校

责任编辑：许 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4,000 印张：9,75 印数：1—12,700

统一书号：10109·1890 定价：1,10元

内 容 简 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英国皇家空军部队空军上尉彼得·霍华德的飞机在一次空战中被德军击落，他被关入德国集中营。在那里他遇到炮兵中尉约翰·克林顿。两人都不满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不甘坐待战争结束后获释，决心逃跑。但是集中营内戒备森严、岗哨林立，插翅难逃。后来他们想出妙计，收集材料，制成一匹空心木马。利用每天跳木马搞运动的机会，潜入木马挖掘暗道。他们在集中营英军逃跑委员会的支持和掩护下，冒着种种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历时十个月，终于挖通暗道，逃出魔窟，胜利返回英国。

译者前言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特洛伊木马”，都会为希腊人的足智多谋而感叹不已。可谁又想得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人又成功地用了“木马计”。所不同的只是希腊人为了打进去，而英国人为了逃出来罢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二次大战时，一批英国空军战俘被德国人关在戒备森严的战俘营里。德国人为了防止他们挖地洞逃跑，把牢房临空筑在支撑柱上。挖地洞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叫彼得的战俘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用木头做了一只鞍马，每天把鞍马抬到操场上去跳。与此同时，躲在鞍马内的一个人就开始挖洞，然后把挖出来的土放在“马肚”里带回去，在洞的表面做好伪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终于挖通了地洞，成功地越狱了。

这个彼得就是小说作者埃里克·威廉斯自己。书中所说的一切，完全是他亲身经历的回顾和写照。他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战俘们挖地洞的情况，还描述了越狱后逃回英国途中的艰难离奇的历程。

小说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幽默诙谐，不仅让人看到整个越狱过程的紧张场面，还让人体验到英国战俘赤诚的爱国

心，以及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情绪。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成功充满信心的意念，支配着他们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达到自己的目的。

小说作者在回到英国不久就开始动手写这段经历，1949年写成出版。1978年，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英国电影公司还根据此版拍摄了同名电影，广受群众的欢迎。

本书翻译中，得到杭州大学外语系朱炯强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并由他校阅全书，在此表示感谢。

译 者

1984年6月

上铺的人哼着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几秒钟后，腾地一下坐了起来，震得整个床架猛烈地晃动。接着他揉揉眼睛，打了个大呵欠。

睡在下铺的彼得连眼睛也没睁开。几片木刨花碎屑从上铺床垫里落下来，掉到他脸上。他随手将它们拂去，又把灰色的薄毛毯紧紧地围住耳朵；接下去的一切他简直太熟悉了：两条长满金黄色长毛的腿会出现在上铺的边沿；当它们的主人穿袜子和木靴时，大脚趾会令人作呕地扭动起来。然后上面就会象雪崩似地掉下一个人来，落到他头边。彼得紧张地等待着。

轰！砰！咯——咚！整个房间都被震动了。屋里的人都还裹着毯子睡着，其中有一个不耐烦地蠕动着，发出低低的咒骂声。咣当！一张凳子被踢翻，在地板上滑得很远。沉重的脚步踏过整个房间；门被用力扭开了。随后是片刻的宁静。

接着又是“哐”的一声，放在走廊里的茶壶盖被用力盖上。又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餐柜门猛地拉开时的吱呀声，倒水的哗哗声；匙子在陶瓷杯里猛烈地搅拌声；大口吞水的咕咚声；最后，杯子被“囔”地一下放在桌上。又是一阵脚步声。门被“呼”的一声关上，整个房间再次被震动了起来。

彼得松了一口气，睁开眼睛。自从上铺那些胳膊腿刚开始痉挛般地挥舞抖动，他就从睡梦中被惊醒了。闭着眼睛也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贝内特把在枕头下压了一夜的袜子和木靴穿上以后，对着一个凳子跳了下来，没跳中，便一脚将凳子踢翻，让它轰响着滑过整个房间。他面带惊讶之色，故意踏着重重的步伐走到走廊上，去看隔壁的值日员是否已经打来了热水，准备好了茶点，他发现茶壶里只有一小撮干茶叶，便挤眉弄眼地作出一副夸张的惊讶相，一边用炉灶旁水壶里的凉水装满自己的杯子；他在自己的小柜中找出一袋柠檬粉，把柠檬粉倒入水中搅匀，匆匆灌下三大口，然后走出房间，用力把门带上，到外面去兜圈子，等待开早饭。

自从早春彼得到这斯泰拉格第三战俘营*以后，每天早晨，他都会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起床号所惊醒。起初，从这场骚乱一开始他就会睁开眼睛，而现在，他要到贝内特走出房间后才睁开眼睛。

此刻屋里的其他六个人都还躺在自己铺位上。他们有的正在熟睡，有的则正在享受着贝内特走后的宁静。彼得把自

* 该战俘营专门用于关押空军战俘。

己更深地埋进木刨花制成的床垫里。床铺上狭窄的铺板早就拿去支撑隧道或当柴烧了。现在，床垫子就搁在用红十字会救济品包裹做成的布条吊床上，倒也比原先的床要舒服得多。

他环视着这已经很熟悉的小房间，凹凸不平的松木板墙和天花板，松木地板，四张木制的双层床，四个大柜，一张搁板桌，两条长板凳和两只方凳。在一个角落里很不协调地放着一只蓝瓷砖砌就的火炉，这些全是德国人发的。此外，在每个战俘床旁都放着一个做工粗糙的木架，使得床旁那小块地方成了他们各自的小天地。

从右边角落里传来了罗宾愤愤的早祷声：“基督啊，疯子贝内特吵得人头都要炸了！”彼得知道，罗宾和贝内特很快又会为此而吵上一架。由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争吵也会使人结下夙怨。这儿的生活是这样乏味，而一个人的忍耐又是有限的，慢慢地，其他同伴的习性会使你感到厌倦和烦躁，甚至别人吃饭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也会使你感到作呕。而跟这样的人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则会使你感到难以忍受。于是，争吵会越来越经常地爆发，直到有人搬到另一间牢房去为止。

可怜的老罗宾已经当了三年多战俘了。这样一间无隔音设备的木牢房决不适合于贝内特，即使在铺着厚软木地板的房间里他也不能悄声行走。想到这里，彼得暗自叹了口气。这个关于软木地板的念头使他想起了浴室。自从被德国人击落以来，他还没好好洗过一次澡。眼下，他躺在床上想象着

一只瓷砖澡盆，绿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黑色的——不，他可不喜欢黑色的澡盆。澡盆的颜色应该与水相适应。最好是绿色，一只海水般碧绿的浴盆，四壁用浅绿色的瓷砖。或许是一只陷在地里的浴盆。对，是一只凹陷在地下的浴盆，大得足以让两个人同时洗澡……。好一阵子，他就这样遐想着。

到底怎样才能从这儿逃出去呢？

八个狭长的木牢房从早到晚都锁着。监视塔上不时扫过来一束束探照灯光。灯光下隐约可见那些经过特种训练的狼狗在战俘营内的一片不毛之地上来回奔窜。牢房都被木桩架空在离地三呎的空间，以防战俘往地下挖坑道。天气干燥时，地面覆盖着灰色的尘土，而下雨下雪时，则到处是一片泥泞。地表下的沙土可能很硬，因为地表潮湿的时候呈黄色，而在阳光晒干后却白得耀眼。这种土质对于挖地道来说倒很合适，只是干燥时有塌方的可能。此外，如何处理挖出来的白沙也确实是个难题。

厕所和盥洗室建在一层厚而坚固的水泥板上，有可能作为挖地道的地点；小卖部或许更理想。不过这些地方属“越狱委员会”管辖，是专留着给集体越狱用的。一个由比尔·怀特领导的逃跑计划已付诸实施，现正在顺利进行着。彼得不想加入一个挖地道大批逃跑的方案中去，他在奥夫拉格第二十一战俘营时曾试过一次。那么干卷入的人太多，显得过份有组织。当时，小伙子们对他们的地道如此着迷，以至于有时甚至忘记了挖地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尽管如此，地道离

铁丝网还是太遥远了。

他想到了这儿的铁丝网。从最近的牢房到铁丝网也有一百五十呎。铁丝网有两道，彼此相隔十五呎，网高十二呎，上面纵横交织着重重铁刺。两道铁丝网之间的地上覆盖着更多松松的盘绕在一起的铁蒺藜。沿铁丝网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高高的木塔楼，顶上设有配备着机关枪的岗亭。岗亭与大门处的卫兵室通有电话。在铁丝网下六呎深的地里，埋着地震仪，其观察点也设在大门卫兵室。在离铁丝网十二呎的地方还安放着一堵一呎高的绊网，任何人只要一踏上这绊网，就会遭到瞭望塔上的看守，或在营外巡逻的哨兵的射击。

彼得想象着：当一群战俘牵制了看守们的注意力时，他偷偷爬过绊网与铁丝网之间的死亡地带，随后在一片枪林弹雨中奋力穿过两重铁丝网，……想到这里，他又把思路转回到挖地道上来。

可能还有一个挖地道的地点没人试过（虽然在战争进行到今天这个时候，这可能性不大）。自从1939年以来不时地有囚犯试图从这里逃出去。麻烦的是他对此地还不太熟悉，约翰也是如此。说来也巧，作为陆军军官的约翰恰恰是在彼得从德国上空被击落的那一天在沙漠中被俘的。那是1942年12月17日，彼得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该死的日子。现在，1943年都已经悄悄溜过去四个多月了。如果他和约翰想要在冬天以前逃出去的话，那就必须尽快订出一个计划，并马上付诸实施。

他向离炉子最近的那个下铺望去，约翰正睡在那里。他

的脸上挂着天使般的微笑，黑头发留得比大多数囚犯都长，高高的颧骨，尖下巴上长着一圈细细的胡须。睡梦中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一岁更年轻。战前，他还是个学生，读书非常用功，可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彼得和他是在那个名叫都拉格的空军战俘转移营中相识的。很快他们就发现彼此都有志于越狱。按彼得的性情，他不愿别人在非常的情况下碍手碍脚，而约翰倒可能是个好帮手。

除了贝内特，牢房里其他人都很好相处。例如大卫，长着一双海员般敏锐的蓝眼睛与一把火红的胡须，他似乎对逃跑完全失去了兴趣。虽然彼得听说他曾有过几次大胆尝试，但目前他只是在纸上谈兵地经营着一个什么“农场”，他所有的书籍都与农业有关。在一年中的适当时候，他会播种谷物，而到一定时候又进行所谓的“收割”。他一直在做损益帐表。令人可笑的是他对待这一切都那么认真；如果在他决定收割的那天下雨了，那他就会愁容满面地走来走去；如果干晴了一段时间，其他战俘中有人说天气好时，他就会喃喃地抱怨，说什么燕麦需要雨水。想到这里，彼得忆起一件往事，不由得哑然失笑。当时营内低洼处的草地被水淹了，大卫要把他那群假想的羊赶到“农场”上面的山坡上去避难。当整个牢房的人都跑出去帮助大卫赶“羊”时，看守们都呆了。他们随即拿起了冲锋枪，可他们看到的是战俘们吆喝着，吹着口哨，叫叫嚷嚷地把一群什么也看不见的东西赶向铁丝网。幸好“上游的草地”位于铁丝网内，所以看守们没有开枪。

只有贝内特比大卫更懂得经营农业。贝内特似乎什么事都比别人高明，他就象头公牛——一头鲁莽凶狠的公牛，简直无法在房间里跟他讨论任何事情；不管是什么话题他都要武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这种压制性的发言总是使谈话陷入僵局。要想重新恢复话题，得采取避其锋芒，迂回曲折的方法。而他发言里包含的权威力量，又往往使对方变得软弱无力，最后在闷闷不乐、愤懑不满中陷入沉默。

这间小牢房里常常爆发争吵，其中大部分是由保罗引起的。保罗长得又高又瘦，高得使人感到奇怪，不知他是怎么把自己塞到那架“飓风”战斗机的机舱里去的。他学校一毕业就参加了皇家空军，目前是这间屋子里最年轻的人。他的整个世界就是飞机和宽广自由的蓝天，眼下失去了它们，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变得喜怒无常。贝内特偏偏挑中他当冤家对头，老是责怪他在床上消磨的时间太多，无所事事，而保罗的火爆性子一点即着。在接之而来的争吵中罗宾总是站在保罗一边。

罗宾今年三十五岁，是同房伙伴中最年长的一个，也是唯一在战前入伍的正规军官。他在“模拟战争”时期到德国上空散发传单，因引擎故障而被迫从他的怀特利号飞机上跳伞的。他也是在整个战俘营里坐牢时间最长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如今再升也不可能超过少校官衔。这一点他承认了，但他决不对贝内特让步。

“彼得，茶不做啦？”

“要做的，罗宾，还早着呢，”彼得伸了个懒腰从床上

滑下来。今天轮到他值日做饭。在监狱生活中的所有杂活里他最恨干这个。对于早先的囚徒们来说干这活更艰难。他们得在露天里烧木柴做饭，而现在好歹有了一只铸铁做的炉子。在这排牢房的尽头有个小房间，每天傍晚，十四份饭（每份供八个人吃）都在那儿的一只小炉子上烧熟。为了合理安排这个小炉子的使用权，战俘营的伙食管理处制订了一个由各房间轮班使用炉子的复杂的花名册。这样一来，就可避免某个值日员老是第一个轮到，老要生炉子，在呛人的烟雾中眼泪汪汪地咳嗽，也免得谁总是排在最后，为当天配给的褐煤行将燃尽而用力扇扇。这一次，彼得排在第十四位。

“早上好，彼得”。奈杰尔与约翰分享着最靠近炉子的那张上下铺。监狱中大多数好事均有其弊端，连铺位也不例外。这冬天虽然床位暖和，但白天就成了同伴们的椅子。彼得宁愿睡在靠墙边冷僻但有新鲜空气的地方。

奈杰尔仰面躺在床上，右胳膊枕在头下，右手则勾过来慢慢地摸着他那亚麻色的小胡子，一脸其乐无穷的表情。

彼得站在那儿瞧着他，“你干吗老是这样？”

“我就喜欢这样，老伙计。好象还有其他人也在这么干似的。”奈杰尔眨眨眼答着。

“你疯啦。”

“我知道。但那也不错。”

彼得斜倚在窗槛边。现在是暮春时节了，你能看到铁丝网外一片桦树挺立在暗色的松林前，泛着模模糊糊的白光。他喜欢这银色的桦树林，曾几次想试着把它画下来。眼前的

白桦林，在冬日的苍穹里留下了尖细纤巧的剪影，远远望去，一片淡淡的绿荫，在晨光中，差不多已成了黄色。他经常画这片桦树林；但从来没能捕捉到它那在黑黝黝的松林衬托下，孤傲不羁、若隐若现的美。这时，头顶的天空显得十分清澈宁静。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露水打湿了窗下的沙子，也在带刺的铁丝网上晶莹闪光。爬满常青藤的牢房看上去象被水洗过一样荫凉。眼下这里面还安安静静地睡着上千名战俘，不过很快整个战俘营就会喧闹起来。面对这宁静的清晨，彼得可不愿意去想那些随着气温上升又会涌进牢房的小虫和他们被虫咬的情景。

“真是个可爱的早晨。”

“好的显示*，来点茶如何？”奈杰尔专门喜欢生硬地把英国皇家空军中的俚语逐字套译成狗屁不通的德文。“好的显示”意即“说得好”，这么一来“糟糕”竟变成了“坏的显示”**；而“妙极了”则成了：“金黄色的足够”****。当他感到沮丧时他认为自己是“棕色的滚开”*****即“厌烦透顶”。他有时甚至想在德国看守们身上试验他的这种德语，却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不免大失所望。

“快起床！”彼得看到贝内特正兴奋地大步沿着绊网边战俘们踩踏出的小路绕着圈。一千名灰心丧气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打转消耗多余的精力。为了避免相互碰撞，按逆时针方向行走就成了战俘营里的一种习惯。虽然这时场地上空荡荡

* 原文为德语 Gut zeigen

** 原文为德语 Schlecht zeigen

*** Blond genug

**** Gebraunt weg

没有其它人，但是，不消说，贝内特还是恪守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惯例。

“快点，彼得。茶要凉啦。”罗宾叫道。

彼得离开窗户，到过道里去拿水罐。隔壁的值日员已经帮他 from 战俘营的厨房里打来了开水，沏好了茶。明天这事就该轮到他来干了，因此他明早必须起得更早些，只有这样才能打到刚开的水。彼得回到房间里，从炉子上方的架子上取下七只杯子，灌满了三杯。一杯给奈杰尔，一杯给罗宾，另一杯给自己。他还不准备叫醒其他人。这会儿离集合还有一段时间，最好先准备早餐。

房间里乱丢着几十只贴有红十字会标志的盒子，堆叠在大柜顶，架子上，床铺下，炉子旁。盒子里塞着战俘们的私有财产：木片和废纸；变质的土豆；脱脂奶粉和克宁牌全脂奶粉罐头；烟叶和香烟。彼得从其中一只盒子里取出很大一条德国面包，面包是由百分之九十的土豆掺少量的锯末做成的。如果放干了的话，面包上就会裂开许多缝，变得象石头一样硬。

每人每天的定量是八分之一一个面包。如果每片都切得非常薄，倒也能早餐吃三片，中餐吃上三片，还可以留一片喝茶时吃。彼得切了二十四片，每片抹上少量人造黄油，然后用小刀打开一听李子酱罐头，早餐就算准备好了。他希望午饭也能这么简单。最好他和约翰能在别人喝早茶的时候就把土豆削好，在其他值日员不用铁炉时煮好土豆……

他还身着睡衣。“奈杰尔，早饭前洗个冷水澡好吗？”

“金黄色的足够伙计。”奈杰尔从毯子里钻了出来。

“叫醒约翰吧。”

“什么？叫醒那孩子？你可真狠心，老伙计！”奈杰尔以一种揶揄的态度对待约翰：他敬佩约翰的机敏和勇气，但又时常取笑他的孩子气和粗心。约翰把心思都放在书本上，或花在逃跑的梦想中，以至奈杰尔常要到某个角落里把他找回来吃饭。奈杰尔爱约翰，但把他的这种感情隐藏在开玩笑的假象后，以及煞费苦心编成的真正令人捧腹的笑话里。

“不错，叫吧！把他弄醒对他是有好处。”

“要我叫？”

“对，叫呀！”彼得等着看一场这些天来每个早晨都使他感到开心的玩笑。

奈杰尔伸手去拉他最近的新发明——一根绳子吊着的空可可罐头听，它就悬挂在约翰的头上方。绳子穿过罐头筒顶上一个洞吊着一把弯曲的锈铁钉，奈杰尔拉动绳子时，罐头筒就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约翰却没有醒。

“我觉得还是松开床板的主意更好。”

“是啊，但那样却有点危险。”奈杰尔想到早先的那个唤醒装置时不由地脸红了。那玩意儿能有效地从约翰那摇晃不平的床上抽掉一块支撑板，让他只垫着棉絮掉到地板上。

“走吧，”彼得说，“先到院子里跑几圈，再去冲个冷水浴。”

他们没有再叫约翰。两人从窗子里爬了出去。这样比从